

杨甫旺 主编

# 楚雄

民族文化论坛

(第七辑)

云南大学出版社  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楚雄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“民族学”学术集刊  
云南彝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学术集刊

# 楚雄

## 民族文化论坛

(第七辑)

杨甫旺 主编

 云南大学出版社  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楚雄民族文化论坛. 第7辑 / 杨甫旺主编. —昆明:  
云南大学出版社, 2013  
ISBN 978-7-5482-1736-7

I. ①楚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民族文化—楚雄彝族自治州—文集 IV. ①K280.74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71956号

责任编辑: 蒋丽杰

赵红梅

装帧设计: 刘 雨

# 楚雄

## 民族文化论坛

( 第七辑 )

杨甫旺 主编

出版发行: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: 昆明研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314千

版 次: 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2-1736-7

定 价: 38.00元

社 址: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

邮 编: 650091

电 话: ( 0871 ) 65031071 65033244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up.com>

E-mail: [market@ynup.com](mailto:market@ynup.com)





## 《楚雄民族文化论坛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罗明东

副主任 李云峰 陈 颖 陆 华

委 员 罗明东 李云峰 陈 颖 陆 华

杨甫旺 曹晓宏 王志刚 山玉林

朱和双 刘祖鑫 陈永香 普 珍

主 编 杨甫旺

编 辑 朱和双 单江秀 王翼祥 李 娜 何莉芳



# 目 录

## 彝族历史文化研究

- 汉彝文献中所见的毕摩与苏尼…………… 张泽洪 (3)
- 彝族人民贡献于中华文化的瑰宝
- 彝族入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略述……………左玉堂 (23)
- 走向和谐
- 关于楚雄彝族文化的一次对话……………陈九彬 (36)
- 简谈彝族毕摩和歌手对史诗的“演述”
- 以《梅葛》《查姆》为中心……………陈永香 马红惠 李得梅 (50)
- 试析彝族生死观……………龙保贵 (65)

## 彝族民俗研究

- 云南永仁县莲池乡谢腊村彝族春节调查……………杨甫旺 杨 杨 (79)
- 傩舞的文化表演
- 基于双柏彝族老虎笙的阐释……………单江秀 (92)
- 表达与象征：南涧盖瓦洒彝族“哑巴会”的文化内涵…………… 李如海 (101)
- 少数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
- 以楚雄州高峰彝族地区傩文化为例…………… 刘建波 李福军 (115)
- 转型期少数民族社区的和谐发展
- 以楚雄州彝族农村社区为例…………… 李 娜 (124)

## 昙华彝族文化专题研究

- 昙华彝族的自然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初探…………… 冯泽仙 (135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大姚县昙华彝族婚姻习俗的变迁·····   | 杨 杨（143） |
| 人生谢幕的精彩大戏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 ——文化变迁语境下的昙华彝族丧俗····· | 付昀夕（150） |

## 地方文化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雪梅庵僧人墓考释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杨丽美 李 俊（159） |
| 论区域民族文化旅游的总体规划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——基于贵州彝区的实证论·····            | 王明贵（177）     |
| 大姚石羊古镇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存的价值意义探析····· | 王勤美（183）     |
| 楚雄州文物旅游开发探析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李荣祥（196）     |
| 公共图书馆举办地方文献展览的思考·····        | 赵梓燚（203）     |
| 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类型及特点探析·····         | 杨丽君（208）     |
| 社会文化变迁中元谋县新队村苗族婚俗研究·····     | 马莉娟（220）     |

## 民族经济与教育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论少数民族妇女的经济参与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 ——以漾濞县下街村回族妇女为例·····        | 何莉芳（229） |
| 楚雄特色产品包装设计浅论·····           | 李涤尘（234） |
| 四川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路径探析·····       | 周裕兰（244） |
| 文化适应视角下云南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高等教育需求的 |          |
| 差异研究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周文娜（251） |

## 民族文学评论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试论少数民族现代诗的艺术特质       |          |
| ——以《独立》诗丛第15卷为例····· | 杨荣昌（265） |

# 彝族历史文化研究





# 汉彝文献中所见的毕摩与苏尼

张泽洪\*

**摘要：**彝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南的哀牢山、乌蒙山、大小凉山、无量山及金沙江流域。本文根据汉文史籍和彝文经书的文本资料，详细考察中国西南彝族宗教祭司毕摩、苏尼的源流，分析毕摩、苏尼在彝族社会中的功能和职责。笔者认为彝族宗教是处于发展成熟期的传统宗教，仍然保留着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文化元素，毕摩、苏尼值得与北方萨满教的萨满进行比较研究。

**关键词：**彝族宗教 毕摩 苏尼 毕摩经

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，西南四省区彝族人口合计已达840余万人。彝族历史悠久，文化源远流长，彝族宗教有浩繁深邃的毕摩经书，有原始崇拜的神灵系统，有意蕴深沉的祭祀仪式。本文拟讨论中国西南彝族宗教的毕摩与苏尼，以揭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祭司的文化特色。

## 一、彝族毕摩、苏尼的名称及职能

毕摩，系彝语（Pijmof）或（Pujmacf）的音译，因彝区方言发音的差异性，致使在汉文史籍中出现不同的汉译名称，音译有奚波、西波、覓波、兮波、希博、奚卜、傒卜、覓爸、溪巴、覓蟠、邦祆、拜祆、拜玛、白祆、白末、白马、白毛、贝玛、贝祆、白莫、朵西、鸡莫、布博、布慕、布摩、必磨、笔摩、笔磨、呗摩、呗博、呗耄、卑目、白目、腊摩、摩叟、毕母、笔母、比目、比母、兵母、鸡莫、奚婆、阿细、阿闭、阿毕、毕苴等。意译则有师、法师、朵覓、鬼主、鬼师、祭师、经师、巫师等。民国时期音译为呗耄，有表示年长尊称的意味。

毕摩是彝族社会中的宗教祭司，毕摩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时期。在彝族

---

\* 张泽洪，国家“985工程”四川大学宗教·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语言中，“毕”是祝赞诵经之意，“摩”意为长老或老师。毕摩就是“念诵经文的长者”，是专门替人礼赞、祈祷、祭祀的法师，也是彝人心目中有知识的老师。毕摩有等级的区分，分为“毕摩”（大法师）、“毕兹”（二法师）、“毕惹”（众小法师）。凉山彝文史籍《勒俄特依》说：“托人请毕摩，请来提毕乍穆，请来昊毕史楚，请来尼阿地毕惹。”<sup>①</sup>毕摩通晓彝文宗教经书，掌握彝文经史典籍，在宗教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，因此彝族民间俗称为毕摩教、毕教。

明清以来“毕摩”一词不同汉字的翻译，是文人学士访问彝区译音的记录。民国时期庄学本考察西部，在其著述中就分别使用“笔母”“比母”。庄学本《罗罗的婚姻生育及丧葬》称“葬后二三日请笔母为死者诵经开路”。<sup>②</sup>庄学本在考察日志中又载“比母工钱：大白一百两，由众分之；小事三两五两，比母得鸡、猪之胸脯及头”<sup>③</sup>。大白，即众多毕摩参加大型的做帛仪式，这种做帛超度祭祖做九天以上法事，主家要支付一百两银子。

汉文史籍、彝文古籍的耆老、摩叟，是古代社会对毕摩的尊称。东晋常璩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说：“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，谓之耆老，便为主。”<sup>④</sup>马学良教授多使用“唛耄”一词，他认为彝语“唛”是举行各种宗教活动时，做法术祝赞歌颂之意。“耄”是长老之尊称。用唛耄二字译其音，似可寄义于音。按梁慧皎《高僧传·经师篇》论释唛曰：“天竺方俗，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唛，至于此土，咏经则称为转读，歌赞则号为梵唛”，此唛之本意。《礼记·曲礼》“八十九十曰耄”。汉语“唛耄”二字，其意亦为歌咏法言之长老，与彝语音义适合，较之以上各种译法似为妥当。<sup>⑤</sup>

彝族视毕摩为有文化的智者，在彝族社会享有较高的地位。彝族谚语说：“德古的知识上百，兹莫的知识上千，毕摩的知识无数计。”“土司到来毕摩不起身，毕摩起身土司反失态。”“听见酷吏声，巴不得死去；听见毕摩言，巴不得活着。”“莫靠近官府，莫远离毕摩。”“兹（官）来毕不起。毕起官无面。”贵州彝族叙事长诗《阿诺楚》记录彝族谚语说：“奔跑数骏马，知识

①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选编：《中国彝文典籍译丛》第1辑，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60页。

②李绍明、程贤敏编：《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 1904—1949年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58页。

③庄学本著：《庄学本全集》（下册）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541页。

④任乃强校注：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47页。

⑤马学良等著：《彝族文化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272页。

数布摩。”<sup>①</sup>彝族谚语是彝人生活的经验，可见毕摩在彝族社会中受到尊崇。彝文经典有“师祭祖”之说，祭祖是彝族社会婚姻、战争、祭祀三件大事之一，这与先秦中原文化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是相通的。

苏尼是彝族社会中的巫师，有苏涅、苏臬、苏业、素捏、苏额、苏耶、苏里等音译。因西南彝区不同的方言习俗，还有“香巴”“香么”“么尼”等称呼。昆明彝族撒梅人支系称女巫为“师良”（“良”读“liāng”，编者注），云南金平彝族称巫师为“奔磨婆”，云南新平则称巫师为“尼加莫”“尼比婆”。在凉山彝族社会，一般将男性巫师称作“巴尼”，女性巫师称为“嫫尼”，两者也统称为“苏尼”。彝族社会的苏尼与嫫尼，颇有先秦时期巫觋之分的意味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覡”说：“能斋肃事神明也。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。”<sup>②</sup>《周礼注疏》卷二十七说：“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。”<sup>③</sup>《国语》卷十八《楚语下》“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”条注释说：“巫、覡，见鬼者。《周礼》男亦曰巫。”<sup>④</sup>彝族社会中的巫师苏尼，职能相当于中原文化中的巫觋。凉山苏尼跳神称《苏尼且》，《苏尼且》用于驱鬼的法事。



图1 四川凉山美姑县的彝族毕摩



图2 四川凉山美姑县彝族苏尼的法术

彝族社会中苏尼的产生，多是某人得了重病，胡言乱语，病愈之后，祖神“哈萨”神灵附体而成为苏尼。苏尼不识彝文，不知彝经，以跳神、驱鬼、占卜、治病、招魂及抓酒火、喷油火等形式行巫术，不能参与安灵、送灵、指路、做帛、做斋、祭祖等仪式。苏尼的职能与汉族社会中的巫师，北方少数民

①李么宁收集整理，王光亮译：《阿诺楚》，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52页。

②（汉）许慎撰：《说文解字》，中华书局1963年版，第100页。

③（清）永瑢、纪昀等总纂：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（第90册）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，第514页。

④（吴）韦昭注：《国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63页。

族社会的“萨满”相似。民国时期庄学本考察凉山彝区，记载观察访谈所知的苏尼说：“罗罗称端公曰苏臬，有灵附体，不知经典。作法时击皮鼓，旋转飞舞，以治病禳祓等为其法事。”<sup>①</sup>民间技能高超的苏尼，作法时一次能转3 000多圈。苏尼多有“哈萨”神成为苏尼的奇特经历，巴莫阿依曾生动记载凉山彝族青年维古成为苏尼的过程，大病的维古出现疯狂的颤抖癫狂症状，通过请毕摩给维古做“哈萨洛”祭哈萨仪式，这场在公众与神灵参与下的仪式，标志着维古正式成为苏尼，开始了当苏尼的宗教生涯。<sup>②</sup>

苏尼的法器是羊皮神鼓“格则”和法铃“兹尔”。羊皮鼓为双面手鼓，两面鼓皮以皮筋互相缝连，紧绷于鼓圈上，宽约1.7尺，高1.5尺，呈椭圆形，鼓柄头部雕成龙头状，颈部上下穿一孔，上为珠子一颗，以绳系之，穿过颈孔，下垂一铃，系钉彩条。另有鼓槌。法铃“兹尔”是有柄的一个铁环，环上串有小铁圈，持以摇时作响。苏尼跳神作法时，摇击神鼓和法铃，来与祖神“阿萨”进行沟通。女苏尼作法舞蹈优美轻盈，男苏尼的舞蹈则疯狂粗犷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巫”说：“祝也，女能事无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”<sup>③</sup>彝族社会产生的苏尼，即是这种以舞降神的巫师。

苏尼的历史十分悠久，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。据彝族经典《祭请地神经》记载，最早的苏尼起源于上界始穆玛哈，斯乌发明羊皮鼓并跳神。苏尼在《颂尼》中叙述苏尼渊源说，远古时有穆尔甘罗的神人作苏尼，约在西汉时期又有一个叫乌撒拉曲的人作苏尼。庄学本民国时期考察凉山彝区，当地彝人说苏臬祖师有三，一管人的，一管牲畜，一管飞禽鸟雀。<sup>④</sup>

贵州彝族经书《怨死神》说：“死去了之后，米靡曲奢额，声声怨死神，进入君王列，潜潜而泪下，带天地之象，怨凶狠死神，怨凶猛死神。恒得高原住，特得大坝居，实在是这样。”<sup>⑤</sup>米靡曲奢额是米靡氏的六位巫师，奢额即苏尼，彝族历史的米靡时期由希慕遮开始，以三十一代父子连名传至笃慕。

清代地方志已记载彝族社会的毕摩与苏尼。清道光《大定府志》附录《安国泰译夷书九则》载贵州大定府彝族说：

①庄学本著：《庄学本全集》（下册）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668页。

②巴莫阿依著：《彝人的信仰世界——凉山彝族宗教生活田野报告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54—59页。

③（汉）许慎撰：《说文解字》，中华书局1963年版，第100页。

④庄学本著：《庄学本全集》（下册）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547页。

⑤王继超、余海著：《彝族原始信仰文献研究》，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35页。

夷语谓巫为补，最尊贵，丧祭用之，父子相继。其先蛮夷君长突穆为大巫，渣喇为次巫，暮德为小巫。虽由学习，亦各承受于祖先……饮食务净，以感神明。又别类巫曰苏额，不尊重，专师治病。<sup>①</sup>

水西彝人谓巫为补，即指毕摩，贵州地区通常译为布摩，布摩内部有等次的区分。毕摩与专师治病的苏尼确有不同：其一，毕摩做仪式以经书为依据，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经书，苏尼做法事无经书，以神灵附身而跳神做巫术。其二，毕摩从事超度祖灵、占卜、招魂仪式、反咒消灾仪式、咒鬼保康仪式、主持神灵判决仪式等。苏尼主要从事驱鬼治病、占卜、咒语等法术。其三，毕摩掌握天文地理、历算知识、文学艺术、族群历史。毕摩有师徒世系传承，有传男不传女的规矩。而苏尼则有男有女，女性称么尼，苏尼只能通鬼，不能通神，被认为是与鬼打交道的人。苏尼没有师承世系，只要神灵附身，请毕摩做相安仪式即可成为苏尼。

彝族祭祀仪式中的毕摩形象，是头戴篾笠法帽，身披法衣，负牌袋、经袋，手执铜铃和神扇列前。大凉山博什瓦黑岩画的毕摩图像，图绘毕摩身背斗笠，左手拿法扇，右手握圆盘，是毕摩主持仪式活动的形象。彝族口传史诗《梅葛》中的“朵嘎”、《查姆》中的“西波”、《勒俄特衣》中的“笔摩”，都有毕摩形象的生动记载。

苏尼和毕摩称谓本身，反映了彝人观念中的祭司等级。“苏尼”和“毕摩”中的“尼”“毕”，分别表示所从事宗教活动的性质。“苏”和“摩”虽都有“人”的含义，但“苏”表示一般意义上的人，苏尼即从事巫术的人。

“摩”除有“人”的含义之外，这一读音又是古代彝族统治阶层兹、莫、毕中“莫”的音转。在汉文史籍文献中，记载唐代鬼主有苴乌、苴嵩、苴梦冲、苴那时、孟衡苴、苴克等。“苴”是彝族统治者“兹”的汉文异写，至清田雯《黔书》记载爨蛮，仍将水西彝人贵族写为苴。

## 二、毕摩历史源流及职能的嬗变

毕摩的历史源流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：唐宋以前，汉文献称耆老及鬼主，担任彝族酋长，兼任祭司，处于执政的地位；元明至清初阶段，汉文献多称为奚婆，为酋长的智囊和助手，处于佐政的地位；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，一

<sup>①</sup>（清）黄宅中修，邹汉勋撰：《大定府志》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刻本。



般多称为毕摩，专司宗教职事及传播彝族文化。

唐宋时期史籍记载的“鬼主”，就兼具毕摩的宗教职能。当时的鬼主既是宗教活动的祭主，又是部落的政治首领。唐代鬼主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普遍存在，由此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地域特点的鬼主制度，唐代西南少数民族有乌蛮、白蛮的区分，史称乌蛮的大小部落，就分别有大小鬼主主事。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二十二下《南蛮传》说两爨蛮之乌蛮：“俗尚巫鬼，无拜跪之节，其语四译五译乃与中国通。大部落有大鬼主，百家则置小鬼主。”<sup>①</sup>唐樊绰《蛮书》卷一亦载：“东爨乌蛮大部落则有大鬼主。百家二百家小部落，亦有小鬼主。一切信使鬼巫，用相制服。”<sup>②</sup>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社会部落林立，大小部落间呈不相统属的格局。大小鬼主既是部落首领，又是主持宗教活动的祭司，且运用宗教权力来进行社会控制。担任鬼主者身兼政治、宗教两大权力，因此政教合一鬼主制的典型特征。罗殿国和罗氏鬼国的首领均被称为鬼主，他们有代神传言的宗教职能。唐宋是毕摩的鼎盛时期，兼有军事、行政、经济、宗教多方面的职能：“叙布摩根由，布摩根由是，在麻列俄嘎，为天作战，为地办事日，战争用布摩，在列米妥冲，农牧用布摩，天地尊布摩，就是这样的。”<sup>③</sup>

元明至清初，毕摩作为酋长的智囊，在彝族社会处于佐政的地位。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宣慰司，委任原有的大小鬼主为土司，西南土司制度普遍推行之后，唐宋时期鬼主的政教合一制逐渐瓦解，鬼主的宗教职能改由大奚婆专门负责，这一时期“君的政威高，臣的权势大，布摩法令严”<sup>④</sup>，毕摩独掌宗教权力，其地位仅次于君和臣。元明清时期汉文文献，多称毕摩为“大奚婆”，大奚婆有佐政的职能。元李京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载罗罗说：“有疾不识医药，惟用男巫，号曰大奚婆，以鸡骨占验吉凶，酋长左右斯须不可缺，事无巨细皆决之。”<sup>⑤</sup>明郭子章《黔记》卷五十九《诸夷·罗罗》，亦沿袭李京《云南志略》的记载。在彝语中毕摩与奚婆，仅是一音之转。

明陈文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二《曲靖府》风俗“卜用鸡骨”条载：

①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书》（第20册）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6317页。

②（唐）樊绰撰，赵吕甫校释：《云南志校释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36页。

③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，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：《彝族源流》（9-12卷）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405-406页。

④《彝族源流》第五卷《七层天天神》，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《彝族源流》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67页。

⑤（元）李京撰，王叔武校注：《云南志略辑校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89页。



土人称巫师曰大奚婆，遇有一切大小事，怀疑莫能决者，辄请巫师以鸡骨卜其吉凶。<sup>①</sup>

清檀萃《说蛮》载水西黑罗罗：

疾不医，惟事巫，号大奚婆。<sup>②</sup>

清田雯《黔书》卷上《苗蛮种类部落》载黑罗罗：

居平远、大定、黔西、威宁者为黑罗罗，亦曰“乌蛮”黑大姓。俗尚鬼，故又曰“罗鬼”。……疾不延医，惟用巫，号曰“大奚婆”，事无巨细，皆决之。<sup>③</sup>

贵州彝族称毕摩为布摩，贵州彝族经书称有六眼天布摩，八耳地布摩，鹰头的布摩，虎牙红布摩。布摩既掌握天文地理、生产知识，还掌握医学知识，贵州彝文经典《彝族源流》第十二卷《布摩根源》说：

《额咪》三十章，传给了布摩。就这样之后，传三样本领，第一样本领，布摩识天象，布摩识天文，布摩识地理，布摩能辨史。第二样本领，能使林不枯，能使山落洞，使平地生禾。第三样本领，若有人生病，布来病即除，布摩到病愈。<sup>④</sup>

毕摩还掌握军事、经济、宗教的本领。贵州彝文经典《彝族源流》第十二卷《布摩根源》说：

《苏古》百二十，也传给布摩。布摩得三样本领。第一样本领，操纵天上兵，持空中矛戟，卸天边马鞍。第二样本领，拓大片田地，布摩不亲临，开口即开通，第三样本领，在宫廷之中，布摩陪君臣，在祭祀时，陪伴布摩神，在丧场内外，陪伴着孝子。就是这样的。<sup>⑤</sup>

①（明）陈文撰，李春龙、刘景毛校注：《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20页。

②《丛书集成续编二二四（史地类）》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，第615页。

③（清）田雯撰：《古欢堂集》卷三十八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（第1324册），第406页。

④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，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：《彝族源流》（9-12卷），第413-414页。

⑤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，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：《彝族源流》（9-12卷），第416-418页。

经书宣称毕摩的本领很大，在彝族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而毕摩治鬼的法力更不可小视。《乌蒙彝族指路书·芒布卷》之《指路篇》说：

天上毕摩印妥鄂，地上毕摩恒阿韦，手持松桃杖，五方朗朗念，六方连连转，收天下司鬼；治世上署鬼，囚禁于山洞，压在山谷底，容不得客气。<sup>①</sup>

明代汉文史籍的“大覓幡”，是毕摩称号的另一种记载，同样是辅佐酋长的宗教大师。明谢肇淛《滇略》卷九《夷略》说爨夷：“疾不识药，惟用男巫，号曰大覓幡。以鸡骨占吉凶。”<sup>②</sup>明李元阳万历《云南通志》卷十六《爨蛮风俗》说：“疾不识医药，惟用男巫，号曰大覓幡。以鸡骨占吉凶。在酋长左右，斯须不离，事无巨细，皆决之。”<sup>③</sup>明刘文征天启《滇志》卷三十《种人》载罗罗说：

巫号大覓幡，或曰拜祆，或曰白马。取雏鸡雄者生刳，取其两髀束之，细刮其皮骨，有细窍，刺以竹签，相其多寡向背顺逆之形。其鸡骨窍各异，累百无雷同，以占吉凶。或取山间草，齐束而拈之，略如蓍法，其应如响。有夷经，皆爨字，状类蝌蚪。精者能知天象，断阴晴，在酋长左右，凡疑必取决焉。民间皆祭天，为台三阶，亦白马为之禱。<sup>④</sup>

上述大奚婆、大覓幡，都是大毕摩的异译，而哀牢山彝族则称为“朵西颇”。明方以智《通雅》卷十九载：

朵覓，滇中巫人之称。……云南夷罗巫师曰朵兮薄，杀鸡签其腿骨，即鸡卜也。<sup>⑤</sup>

明杨升庵贬谪云南时，在著述中亦称滇中巫人曰朵覓。明代史籍所称的朵兮薄，在民国时期则称为西波，滇中彝人宗教又称为西波教。清顾炎武《天下

①昭通市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译，文成端主编：《乌蒙彝族指路书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04-305页。

②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（第494册），第226页。

③高国祥主编：《中国西南文献丛书》第一辑（第21册）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74页。

④（明）刘文征撰，古永继校点：《滇志》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994-995页。

⑤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（第857册），第416页。

郡国利病书》卷四十五“爨蛮”条说：

病无医药，用夷巫禳之。巫号大覓幡，或曰拜禡，或曰白马。取雏鸡雄者生剉，取其两髀束之，细刮其皮骨有细窍，刺以竹签，相其多寡向背顺逆之形，其鸡骨窍各异，累百无雷同，以占吉凶。或取山间草，齐束而拈之，略如蓍法，其应如响。有夷经，皆爨字，状类蝌蚪，精者能知天象，断阴晴，在酋长左右，凡疑必取决焉。民间皆祭天，为台三阶，亦白马为之禱。<sup>①</sup>

明清以来，地方史籍有白马、邦禡、白禡、必磨、傒卜、白末、阿细的记载。清道光《云南通志稿·爨蛮》载：“巫号大覓幡，或曰邦禡，或曰白马。”<sup>②</sup>民国《新平县志》第十八《宗教》记载说：“白马，左手执书，右手摇铃，患病之家，多有延至道旁念祷驱鬼疫者。”<sup>③</sup>清乾隆《开化府志》卷九《风俗·种人》载：“白马，夷巫也。号大覓幡，或曰拜禡。”<sup>④</sup>清康熙《峨嵋县志》卷二《种人》载：“黑猓猓……别有字，用之白禡。”<sup>⑤</sup>



图3 四川凉山美姑毕摩祛病法术之一



图4 四川凉山美姑毕摩祛病法术之二

①（清）顾炎武：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云南五·爨蛮》条，《四部丛刊》三编史部，据上海涵芬楼景印昆山图书馆藏稿本编。

②（清）阮元、伊里布等修，王嵩、李诚纂：（道光）《云南通志稿》，清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刻本。

③吴永立、王志高修，马太元纂：（民国）《新平县志》，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石印本，第133页。

④（清）汤大宾修，赵震等纂：（乾隆）《开化府志》，清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刻本。

⑤（清）陆绍閔修，彭学会纂：《峨嵋县志》，高国祥主编：《中国西南文献丛书·第一辑》（第24册）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4页。